

[ 心窗小语 ]

海口记忆

■ 胡善文

几乎所有来海南旅游的朋友都异口同声地感叹“海南真美呀”。而数十年前曾经来过海南,这次重游故地者,也惊叹“海南变化真大呀!”

的确,他们说的都是实话、事实摆在面前嘛。蓝天、白云、阳光、沙滩、空气、水质……这些都是所有游客叹为观止的优越条件,难怪每逢节假日和旅游旺季,这个中国第二大岛便成为人们首选的度假胜地。

当你从琼州海峡北岸的广东徐闻海安港搭乘渡轮来海口,即将靠近秀英港时,你站在甲板上眺望,映入眼帘的画面,会让你产生幻觉,好像是在黄浦江上看上海的外滩。世纪大桥,珠江广场的帝豪大厦,庄严的海关大楼,圆柱形的黄金大酒店中石化大厦高耸入云,宝华海景、南洋商厦、文华酒店等一排高层建筑鳞次栉比,在西照的阳光映射下熠熠生辉蔚为壮观,难怪老游客发自内心的感叹“海口变化实在是太大了”。

我是1984年6月踏上海南岛这块红土地,我的第一感觉就是热,我长期生活在广东粤西的雷州半岛湛江,那里也是够热的,但海南似乎更胜一筹。拿海口与这个城市同湛江比较,湛江是广东省的一个地级市,同广州、深圳、佛山、汕头、珠江三角洲等城市相比是靠后的。而同属广东的海南行政区首府海口与湛江比更是“不咋地”,恐怕这就是“孤悬海外”的原因吧。

我借了一辆五羊牌自行车逛了一下海口市,二十来分钟就“观光”完了,印象中一个海口市还比不上广州市的一个海珠区大。比较热闹的街道,只有解放路、新华、博爱、中山、得胜沙、大同、海府路三角池,其余的就比较凌乱、荒芜、坑坑洼洼的了,当时海口的楼房较像样的就是“华侨大厦”和“望海楼”,其余便是老和尚的帽子“平铺塌”的最高不过六层的工房了。“望海楼”有12层,站在七层以上便可北眺琼州海峡。可是没过两年,望海楼便望不到海了,因海口新港一带新建的楼房遮挡了视线。随着1988年海南建省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下,海口的楼房如雨后春笋,相继拔地而起,钢筋水泥森林、玻璃幕墙装扮了海口这个崭新的省会城市。泰华宾馆、华侨宾馆、海口国际金融大厦、海口国际商业大厦、海口宾馆、琼苑宾馆相继开业,为海口这个旅游城市点缀了亮丽的风采。

在海口位于南渡江北的滩涂,通过人民桥和平桥连成一片建起了颇具规模的海甸岛,金海岸、寰岛泰得等五星级酒店成了省市领导接见外宾经常光顾之处。

随着海口市市政建设的发展市区面积的扩大,市民生活的品质也有了显著的提高。1984年,海口那几条街道的门面摆设确实乏善可陈,较引人注目的就是在大榕树下摆着一台日产电冰箱,卖一些冰冻饮料汽水什么的,当时最时髦的就是定安一个什么合资单位生产的什么“可乐”其味根本不“可口”,就是个“红糖水”,没多久便消声匿迹了。当时有人说海口几大怪,我说还有“冰箱摆在大门外”,这是那些店主有“南风窗”托亲友从香港带进免税冰箱,才有了这个做生意的“资本”。

农贸市场卖的副食肉菜,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个是腌西瓜,据说咸鱼、腌西瓜、空心菜就是普通百姓餐桌上的主角。还有就是“菜心连根卖”,一把把的小青菜连根连土捆在一起三角钱一把,你买回去自己切根洗净,很有特色。当时的物价的确很便宜,因人们的收入每月毕竟只有三四十元嘛。

当年,电视机还不太普及,黑白的,14-18寸的居多,但要看广东新闻,必须看隔天的,遇到台风或许要看三天以前的。因为广州的广东电视台把前一天的新闻带子,次日白天飞机运回海口加来机场,海口台才能在当晚的广东省新闻联播播出,而在三亚就更推迟一天,可见交通、通讯的掣肘对地方的发展阻力有多大。工人文化宫旁的录像厅,放的《陈真》是广东半年前的旧片,到邮电局打个长途电话要等一个多小时方能接通,路上汽车寥寥晨星人们代步的是清一色自行车,直到1987年进口汽车增多解放路才开始拥挤,安上了第一台红绿灯以指挥交通。

现如今海口乃至海南几个主要城市的发展真是今非昔比,大润发、家乐福、麦当劳、肯德基、南国超市、旺旺超市、免税商场、海南城、歌舞剧院、文化馆、博物馆、图书馆等一应设施,使海口这个年轻的省会城市一步步走向现代化,人们对生活的满意度正逐日增高。

我这篇短文是将近三十年的海口面貌的嬗变,作一个见证未知能否引起读者的共鸣,愿此文能成为海南在建设国际旅游岛进行曲中的一个音符添一点回味。

这些年,老家的日子越过越好,每次回泌阳,吃喝总是免不了的,鸡鸭鱼肉、山珍海味,让我吃得望而生畏,喝得一塌糊涂。末了,却总是感到乡情未尽,好像少了些什么。

今年三月,万木复苏、春暖花开的日子,我又回到了泌阳。闲暇之中,在一位学友家吃吃了一顿刚出锅的热红薯,沙瓤,红心,咬一口甜甜甜甜。故乡那独特的冬窖红薯,一下勾起了我无限的情思。我终于明白了,原来吃来吃去,没有吃到的是故乡的热红薯,让我总感到乡情未尽的是,忘不掉的红薯情。

小时候家居县城,老衙门口卖白面蒸馍的王五,东关南馆卖红薯芋头的马六,是一个等级的小商,“刚出笼的白面蒸馍”的叫卖声,“热的红薯芋头”的吆喝声,彼此并无高低贵贱的差异。只是到了后来,漫山遍野地都成了红薯,红薯才掉下价来。

红薯,北京叫白薯,山东叫地瓜,四川叫红苕,也有叫红芋、山芋、番薯的。泌阳的红薯分春、秋两种。农历二月,过罢惊蛰,勤劳

[ 岁月山河 ]

听海

■ 冼萍

此刻,我就站在这蔚蓝色的大海边,波涛浩瀚的南海在地的尽头继续,在天际的际涯蔓延,万顷碧波澎湃在心头。

记得两年前,刚刚跨出大学校门的我因一次偶然的机会被录用到热带滨海旅游城市三亚工作。报到的那一天,是一个秋高气爽、阳光灿烂的日子。在从海口前往三亚的东线高速汽车上,看窗外郁郁葱葱的灌木丛青翠欲滴,一片片绿油油的晚造水稻田在天际间铺展开来,一排排错落有致的橡胶林在路边两旁招手致意,一幢幢崭新的农舍时而掩映在高高的椰树下时而展露在绿色的原野上。我一边陶醉于这令人心旷神怡的田园风光中,又一边想着早点见到期待已久的被誉为东方夏威夷的三亚。

终于,汽车驶入三亚境内,沿着迎宾路进入三亚湾路,蓝天、白云、椰树、大海在旁边疾驰而过,不远处的凤凰岛在碧海蓝天间扬起逐浪的风帆。渐渐领略到三亚静若处子的宁静与美丽,天蓝的通透,拨开云彩就能窥视上苍的秘密;山青的丰盈,轻轻触及就能溢出日月的精华;椰树的挺拔,宛如直插云霄无所畏惧地直面人生。初次的邂逅如此惊艳,因而在履行好报到手续之后迫不及待拖着行李,奔向海边,投入大海的怀抱。海的辽阔,海的博大,海的湛蓝,特别是大海源源不断的生命力让我震撼不已。它永不停歇地哗哗地赶着浪逐着风,就如欢快活泼的歌声清脆如大珠小珠落玉盘,节奏单调却又极具穿透力,不断地冲刷岸边细白的沙滩和坚韧的礁石,追逐着那身着色彩斑斓的游人和几近赤裸健体的泳者。我仿佛听到了大海的心跳,心鼓也在不停地敲打着,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感动油然而生。

有幸在大海边工作,看海、听海,感怀、思索,成为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几乎每一天下班后,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来到十八公里长的三亚湾散步,倾听海的呼吸,聆听海的声音。偶尔有朋自远方来,我会不假思索地与他们相约海边,陪着他们在海边漫步,尝一尝海鲜,看一看风景,更多的是和着大海的涛声交流彼此的工作体验和人生心得。大海和着海风舒缓的伴奏轻舞着缀满白色蕾丝花边的裙摆,温柔地抚过沙滩,哼着轻柔的曲调,卷起天边的晚霞,萦绕着山健硕的臂弯翩翩起舞。看着夕阳温柔地抚过大海羞得泛起朵朵红晕的脸庞,携来天边几缕绚丽的云彩为它做嫁妆,想起这海边的鹿回头传说、国际婚礼节的誓言、世纪婚礼的约定,仿佛听到海在说:“我,愿意。”我冥冥之中听到了大海深情的呼唤。想着人这一生好几十年时间,也只不过沧海之一粟,必须好好珍惜,珍爱自己,关爱他人,尤其是真情难得,缘分不易,牵手更难,什么时候,我也能在这个享有爱情之城美誉的国际滨海旅游城市来一场热烈浪漫的婚礼,见证彼此爱到天荒地老的誓言。有时即使夜深了,也未米迟滞我海边行走的脚步。夜色撩起神秘的面纱,月光如水水如天。闭上眼睛置身于此夜的海边,大海的摇篮曲在我耳边响起,轻柔舒缓,出奇地自在轻松,幻化为海底摇曳的泡沫,缠着海藻逗着鱼儿悠悠地浮出海面,看一眼初升的朝阳,折射出七彩的光芒灿烂地蜕变。

在与大海的朝夕相处中,我越来越依恋它的从容和大度。但是,那一年十月的某一天,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骤,让我“改变”对三亚大海的认识!它原来也可生气,也可放肆,甚至可以毁灭一切。记得那天夜晚,台风来袭,脱缰的野马般

恣意地狂奔,向来温顺的海,咆哮着,怒吼着,异常愤怒地将积蓄已久的力量瞬间把礁石冲击成齑粉,在天地间纵然狂啸,席卷大地,肆无忌惮,让这个城市陷入一片狼藉。看着劫后的城市,我一开始有些困惑,有些不解,有些失落,甚至有些失望。在这之后发生的诸如天价海鲜诈客、诚信危机、环境污染、公众质疑及误解等问题,把这个被上帝宠坏的城市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国际旅游城市盛名下的基础设施落后、软硬件条件不成熟等情况一再成为这个城市发展的最大挑战。我也曾一度有过迷惘和惆怅,在海边听到的涛声竟不再悦耳而变得烦躁和不安,甚至不再那么想去到海边……有一天,我和一位长者聊起我对三亚大海变幻的认识、三亚城市变迁的感受,讲到一位年轻的三亚人从热爱中充满激情、从一些不尽如人意中有些愤懑的情绪,这位长者呵呵大笑,说:你原来是因为这个纠结啊?!年轻人,大海总体上是包容的、向善的,海纳百川嘛,就像一个成熟坚强的人也有喜怒哀乐一样,大海也有大海的脾气,该温顺时温顺,该激荡时激荡,释放了就释然了,它会变得更为宽宏和大度;这座城市还较年轻,还在成长的路上,它承载的东西太多了,突如其来的机缘让它有些措手不及,它要付出的东西还很多,包括免不了一些沉痛的代价。听罢这席话,我有所顿悟,如释重负。原来我们可以怎么理解大海和宽慰三亚!也突然发现,为什么这片海会如此愤怒,因为它对这个城市爱得太深沉。就让这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让这个承载了太多赞美与期盼的城市在风雨的震荡与洗涤下降霜、期盼,坚定,成熟……坚强勇敢地去承担这不可承受之重。

谁不想每个家庭幸福永驻,谁不想每次旅行像一首诗。然而在和田至乌鲁木齐的飞行中,竟遇歹徒暴力劫机。万米高空,时空限制。困难与危险并存,岂容歹徒得势。英雄的机组,沉着冷静果断处置。紧急信号灯闪亮,警告铃急促响起。机组成员,凝成了战斗集体。把好每个岗位,决不留下一可乘之机。用身躯和餐车死死守护,驾驶舱这个主阵地。抡起铁拳,向歹徒反击。昏厥了,醒后又是一名勇猛的斗士。

谁不想每个家庭幸福永驻,谁不想每次旅行像一首诗。然而在和田至乌鲁木齐的飞行中,竟遇歹徒暴力劫机。万米高空,时空限制。困难与危险并存,岂容歹徒得势。英雄的机组,沉着冷静果断处置。紧急信号灯闪亮,警告铃急促响起。机组成员,凝成了战斗集体。把好每个岗位,决不留下一可乘之机。用身躯和餐车死死守护,驾驶舱这个主阵地。抡起铁拳,向歹徒反击。昏厥了,醒后又是一名勇猛的斗士。

此刻,我就在这辽阔的大海边。海面正弥漫着薄薄的雾气,托着初升的朝阳从海平面冉冉升起。我拾起被卷到岸边的海螺,举向蓝天,把大海的声音刻录在海螺内,挂在三亚湾的椰风海韵里,播出一个个音符,一串串笑声,带着我们的希望一路前行。

听海,在三亚,在地的尽头……

[ 诗页 ]

给蓝天卫士的诗

■ 陈正优

“是男人的,都上”!危难时刻机舱里发出了最强音。机组和旅客,铸成了空中铜墙铁壁。终于将一个又一个不法分子,摀倒在舱角里。

16分钟,转瞬即逝。而空中肉搏的每一秒,却在谱写着生命的意义。旅客们目睹的惊险一幕,见证了我国反劫机的成功案例。飞机安全着陆,旅客温馨团聚。世间多少事,往往会被岁月的风沙冲洗。以职责的神圣换来的生命事件,是人们不老的记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精神,永远高昂在中华大地。

谁不想每个家庭幸福永驻,谁不想每次旅行像一首诗。然而在和田至乌鲁木齐的飞行中,竟遇歹徒暴力劫机。万米高空,时空限制。困难与危险并存,岂容歹徒得势。英雄的机组,沉着冷静果断处置。紧急信号灯闪亮,警告铃急促响起。机组成员,凝成了战斗集体。把好每个岗位,决不留下一可乘之机。用身躯和餐车死死守护,驾驶舱这个主阵地。抡起铁拳,向歹徒反击。昏厥了,醒后又是一名勇猛的斗士。

我又常常来到大海边,亲吻着南海的蔚蓝色。呼吸着和畅的海风,我的胸襟敞亮了许多。随着海棠湾、亚龙湾、三亚湾、崖州湾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海岸线、海防林在不断加固、加长,国家海岸在美丽转身,五线谱般串起的海湾椰树长廊里的休闲广场以及24小时的自助图书馆、三亚河绿茵道中的休憩小站、穿梭于小巷间的微型公交、人人共享的免税店,成为一个又一个靓丽的风景线。这个城市和这片海的每一个成长的音符,都时时在我心里敲响,最终汇聚成催人奋进的大海号角声。我仿佛听懂了这片海:它怀有太多的理想与抱负,不是谁都能明白,多少次潮起潮落,纵使风起云涌白浪滔天,仍然坚守着海底深处的宁静,坚持不懈,勇往直前,再多的磨难,再多的不解与否定,都会隐忍淡然,在大风大浪的千锤百炼中砥柱中流。我更理解了这座城市,成长的道路总是曲折的,尽管有过不和谐的小插曲,甚至有过尖锐刺耳的噪音,这个年轻的城市已经能迅速反应、零容忍非法宰客行为、开展文明大行动、绿色崛起,带着宠辱不惊的深沉和海纳百川的包容,从容应对,极力争取。我也更懂得了自己,年轻的我曾经有过多少轻狂张扬,失落迷惘,得意荣耀,但最终还要脚踏实地,勇于面对,孜孜不倦地赶着浪追逐着未尽的梦想!

此刻,我就在这辽阔的大海边。海面正弥漫着薄薄的雾气,托着初升的朝阳从海平面冉冉升起。我拾起被卷到岸边的海螺,举向蓝天,把大海的声音刻录在海螺内,挂在三亚湾的椰风海韵里,播出一个个音符,一串串笑声,带着我们的希望一路前行。

听海,在三亚,在地的尽头……

“是男人的,都上”!危难时刻机舱里发出了最强音。机组和旅客,铸成了空中铜墙铁壁。终于将一个又一个不法分子,摀倒在舱角里。

16分钟,转瞬即逝。而空中肉搏的每一秒,却在谱写着生命的意义。旅客们目睹的惊险一幕,见证了我国反劫机的成功案例。飞机安全着陆,旅客温馨团聚。世间多少事,往往会被岁月的风沙冲洗。以职责的神圣换来的生命事件,是人们不老的记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精神,永远高昂在中华大地。

沿着似弓的山道,车子终于到了尖峰岭。第一印象,是山的世界林的天地,还有一弯碧蓝的天池水。

这年头,人们普遍都存在浮躁的心理,没啥想啥,干啥庆啥,急功近利。山里人想往城里奔,城里人又想往山里走,但真正住下来之后,想法又不一样了,人啊,就是这个样。

到尖峰岭有两条道,一条通往主峰,另一条天池。因为度假休闲,我们选择了天池。天池,一块典型的山中盆地。盆四周,众山环列,势若星拱;盆底,一湖碧蓝碧蓝的■水。那天池的水。又似一面巨大的放大镜,蓝天白云,青山绿叶,全都倒映其中。天上水间,融为一体,合二为一。

到了天池,天色已向晚,夕阳余晖把层林尽染,近山清越,远山空■,层次色彩甚是分明。天池边上,栎栎有不少临水而建的别墅,星罗着许多钓鱼台,大为木制品,那红绿相间的屋顶,在摇曳的竹林中或掩映,或隐现,好一幅别有风情的山居图。

是的,长期聚居闹市,日接繁嚣,车来人往,市声鼎沸,一下子走进这山是静静青、水是静静蓝的天池仙境,谁人不为之新鲜新意的景像而惊喜?难怪不少游客初来乍到,都会大呼小叫个不停。

是夜,我们下榻在天池边上的桃园酒店。桃园酒店,早已是一种远离尘世远离喧嚣的代名词。所居酒店的四周,那翠木、那修竹、那花廊,所有植被,似修非修,亦整非整,一切都显自然态,置身其中亲临仙境,心里不由而想,人世間,大凡美好的境界总是不可轻易得到的。尤其是看到一片随风摇曳的竹林之后,我突然想起这么一首诗:“风吹竹枝低,虽低不着泥;等到明日出,又是向天齐。”很有一种意境。

夜色渐渐有层次地暗下来,沿天池边的灯火次第亮了起来,暮色四合时分,月亮从虚朦的山谷中升起来,那剪影——倒映水面,偶有小鸟翔过水面,听一二声翠鸟鸣,更显“鸟鸣山更幽”那意境。

饭局是在名为“草堂饭庄”的水上餐厅开席,即使是五月流火,高温难耐,但闲坐在山里的水上木建平台,那种良好的自我感觉可想而知,近看两岸青山相对出,远望林疏放得远山出,又被云遮一半天,灵动形象鲜活就在眼前,木屋有如水中舟,三两好友围坐一起,举杯邀月,谈笑风生,或借酒寄情,或举酒消愁,轻声细语也好,豪言壮语也罢,此时此刻,一切都是那样的好。

由于不胜酒力,迎着醇醇的晚风,醉意而归。第二天,是山中的小鸟叫醒的。看天色,已是旭日东升,艳阳高照。

许是山睡着了,远山叫岭,薄薄的披着一层雾的轻纱,若隐若现,若有若无。天池水似乎也睡着了,那么宁静又那般神奇,时不闻听池中蛙声一片披衣下床,真后睡过了头,错过了这么一个不可多得不可见的山中清早。独自一人,沿着天池边上的栈道慢放脚步走了一圈,树木花草仍带着露水,栈道掩映花木丛中,看天看地,看山看水,池边照影行,天在天池底,天上有行云,人在行云里,好一个“爽”字了得。但莫道君行早,早有早来人。迎着晓风轻轻的吹,听一曲大自然的鸣奏曲,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那情那景那感觉,非身经所历是不可想象的,也是笔力难以所述的。

从桃园出来,走进尖峰岭避暑山庄,领略那种世界级的热带雨林,一句话,有如住进顶级的雨林宾馆。参天的巨木,遮天蔽日,热带雨林少有的物种这里都可以找到。据悉,还有近百种珍稀禽兽穿梭雨林中……

尖峰归来,最大遗憾是没有登上有如“尖刀”的主峰,但所游所感,所见所想,都是历游国内许多著称“雄奇险秀”名山大川所没有的。归来之后,难以释怀,是以记之。

腿,退多远,都是有讲究的,一定要与手插秧的方向配合好。

天气晴朗的日子插秧,须承受火辣辣的太阳,脚泡在水田里,手上却挂满汗珠,脊背则是晒得滚烫,汗水由珠汇聚成线,由线汇聚成小小的“溪流”流淌在脊沟。但插秧时节大多是下雨天,那就得戴斗笠,穿雨衣,“田夫秧秧田妇锄,小儿拔秧儿登耒。笠是兜鍪蓑是甲,雨从头上湿到脚。”这首古诗生动地描绘了插秧时节大人小孩举家出动的辛勤和快乐。

乡村四月闲人少,雨天插下的秧苗容易成活,转青也快。总记得爸爸戴着斗笠、披着雨衣,斜跨在牛,举着铁犁,吆喝着牛,把细平整水田的场景。老牛拉着笨重的铁耙,艰难地向向前挪动,泥土被一块块翻起,田里的水被一条条分开。休息的时候,牛站在田埂上,要么埋头吃草,要么伫立冥想。嘴里总在不听的咀嚼,反刍着食物,有节奏的甩着尾巴,不经意地驱逐着似有似无的苍蝇蚊子,不时浮现在我的眼前,至今仍历历在目。

经年以后,每次看到农人在田里插秧,便油然想起那些年手把青秧插满田的情景,让人在岁月的百转千回中魂牵梦萦。

子有点像贼。人穷志短,马瘦毛长,是也。

六二年以后,日子一天天好起来,红薯在生活中的主导地位逐渐发生了变化。六四年进军读书,据说是周总理关心青年学生,批示一个月伙食费十五块五,我们这些山沟里走出去的穷学生,天天吃白面蒸馍,还有一份荤肉的炒菜,好像每天都在过大年。红薯也就渐渐渐远了。

这些年,好日子越过越红火,吃腻了大米白面大鱼大肉,回过头来,粗粮野菜又成了时尚。前些日子,据说是日本引进的紫色红薯,堂而皇之地走上了宴席大餐,不过,我怎么也吃不出纯正的红薯味来。看来,还是老祖宗留下■的红薯好。一位河南籍的老板在海南租了一块地,正在试种新品种的河南红薯。我告诉他千万别丢了河南味。他信誓旦旦保证一出土就是泌阳的“冬窖红薯”。

但愿如此。红薯,这救命的红薯,不再只是留在记忆中的童趣和辛酸,它会以新的魅力,伴随着人类的健康走向广阔天地。

[ 如烟往事 ]

忘不掉的红薯情

■ 宾国

这农民便把汩好的牛粪掺和好,把选好的红薯埋进去,浮头再盖上草棚。过不了许久,一池茂密嫩绿的秧苗便破土而起,清明前后把这些秧苗移栽到龙起沟梗儿的大田里,只需翻几遍红薯秧,清除杂草,请等秋后刨红薯了。秋红薯也叫麦茬红薯,种起来更方便,只需要把春红薯秧剪成小段,看好天气插到麦茬地里就是了。红薯高产,亩产几千斤,对气候土壤等条件要求也不高,管理又简单省力,因此,五八年后大跃进,为了实现高产指标,突然之间,山坡地、低洼田,人民公社的沟坎坎到处栽上了红薯。人们以为共产主

[ 浮世逸草 ]

手把青秧插满田

■ 蒋玉成

再写下一行,这一行插满了再转入下一行插下去。”这句话是妈妈说的。她把我们家的水田比喻成一张写字本,这样形象的比喻我还是头一次听说。妈妈还告诉我,插下去的秧苗要像写字一样端端正正、笔直直立,那样秧苗才能风吹不倒、雨淋不怕。插秧不累,就像在教室里写字一样。虽然知道妈妈这些话是哄我的,但是听起来特别受用,年少轻狂的我插起秧来就特别来劲,就当做自己在写字好了。

我不甘认输,默默地跟在妈妈背后,暗地里偷偷学起她插秧的绝活。渐渐地,我开始提高插秧的速度。但抬头一望,妈妈的秧行是笔直的,我的秧行像爬行的蚯蚓,歪歪斜斜,蠢蠢欲动。妈妈扭头看见我的秧行,不禁失笑,说:“插秧,讲究的是要正,秧成

[ 浮世逸草 ]

手把青秧插满田

■ 蒋玉成

大姆指和食指相连的地方,这样插下去的秧苗才立得正,扎得稳,也容易成活。此外,插秧时,秧根一定要顺,顺了才容易长,绿得快。

右手插的时候,左手同时又把下一窝要插的秧苗掏出来。一把秧插完,又随手捡起后面的秧把子。插得又好又快的人,左右手的配合可以说是达到了极致,左手分得快,右手插得也快。左右手配合得天衣无缝,插秧苗的动作也轻盈得如同蜻蜓点水般,天衣无缝,这是我从妈妈身上发现和学到的点点滴滴。

插秧时一般是从左往右。这时候,右腿在后面,按照一定的行距,一行一行地插。插完后,按照一定的行距,左腿退一步,又从右边往左边插。什么时候退,退哪一条

[ 浮世逸草 ]

手把青秧插满田

■ 蒋玉成

司务长孙百禄老师一声哨响,一地的菜肴便被一扫而光。检查团的女团长感慨地说:“还是红薯好啊!遂平县种小麦亩产七千斤放了卫星(吹牛),我们县种红薯亩产万斤不封顶(准备吹大牛),也要放卫星。你们一中以红薯为纲,几十样菜百花齐放,同学们吃得真香,吃红薯也是可以放卫星的么!”以后的日子里,红薯便成了伙食的一切,只是再也见不到那些“放过卫星”的红薯炒菜了。蒸红薯吃多了烧心、吐酸水,伙房便烧了秦椒水,每饭一笼蒸红薯——盆秦椒水,吃红薯吃得闹心,日子越过越难了。

三年困难时期,红薯更为重要,人们说,“红薯面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至于“这村到那村,吃的红薯根,这们儿到那们儿,吃的红薯芽儿;这家到那家,吃的红薯叶。”连红薯都吃不上日子,就近无比悲惨了。五九年的深秋,我家住在王店街,傍晚,去下湾农机站看看爷爷,回家的路上饥肠辘辘,忍无可忍,看看周围人,抓了一把晒在房坡上的红薯干,尽管霉斑点点,还是充了饥,那样